

816

二十一史精編

林之滿 主編

卷二



A1002166

中國文獻出版社

赠送。卓茂避开手下人问他道：“亭长是向你索取呢，还是由于你有事嘱托他办而接受的呢？或者是你平常感到对他有恩而送他的？”那人说：“是我自己前往送他。”卓茂说：“你送他他接受，为何又说出来呢？”那人说：“我听说贤明之君能使人不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取人财物。我如今害怕官吏，才送他东西，亭长已经接受了，我才来说呢。”卓茂说：“你是一个不懂事理的人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是由于有仁爱，知道互相尊敬往来。如今邻里长老尚且相互赠送食物，这是人道之所以相亲，何况是官吏与民众呢？官吏只是不应当以自己的威势向百姓强行索取罢了。人生在世，群居杂处，所以有经纪礼义以互相交接往来。你独不想修好人际关系，难道还能远走高飞，不在人间生活吗？亭长向来是个好官，一年送点东西，合礼。”那人说：“既这样，法律上为何要禁止呢？”卓茂笑道：“法律设置的是大法，礼顺的是人情。如今我以礼来教你，你必无怨恶，倘若用法律来惩治你，你也会不知怎么办才好啊。一门之内，说小，可以议论；说大，可以杀头哩。你回去想想吧！”因此百姓接受他的教诲，官吏们缅怀他的恩德。

## 为学不仕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sup>①</sup>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毕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sup>②</sup>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sup>③</sup>，操拟夷、齐<sup>④</sup>，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歟？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延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sup>⑤</sup>于家。

（《后汉书·张霸传附》）

### 【注释】

①父党：张楷父张霸，亦为学者。跟从学习者颇多。父党即指张霸的学生和友好。②五府：指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③原宪：春秋时鲁国人。字子思，是孔子的学生。为人清约守节，贫而乐道。④夷、齐：即伯夷、叔齐。商、周时人。周灭商，伯夷、叔齐耻任周官，隐居于首阳山中。⑤终：死亡。

### 【译文】

张楷字公超，通晓《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下学生常有百余人。依附世家豪族的宾客们推崇他，跟从他父亲的学生朋友和大儒，一起登门拜访。车马充斥街道，随从们无地方住宿。宦官和贵戚之家，都兴建房舍于巷次，以便利来拜访者来往住宿饮食。张楷讨厌这样，就迁徙别处避开他们。家里贫穷无以为业，常乘坐驴车到县里卖药，有了吃的，就还乡里。司隶举荐张楷为茂才，任他为长

陵县令，他不到任。隐居于弘农山中，求学的人跟随他，他居住的地方以致成了城市。后来华阴山南就有了公超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五府连连征召他，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他都不去。

汉安元年，顺帝特意下诏给河南尹说：“前长陵令张楷行为追慕原宪，操守比于伯夷、叔齐，轻视富贵，乐于贫贱，隐居幽谷山林之中，志行高洁确立，鹤立鸡群。过去多次征召，均盘桓未至，是否办事的人玩习如常，优礼尊贤不够，让他无法进仕呢？郡里立即以礼发遣他进京。”张楷又托病不去。

张楷性喜道术，能作五里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作三里雾，自以为不如张楷，就去跟从张楷学习，张楷避而不肯见。桓帝即位，裴优就行雾作贼，事情发觉被抓住拷问，裴优就牵扯张楷，说曾跟从张楷学习道术，张楷因此被抓到廷尉监狱。在狱中二年，张楷常朗读经书，还写了《尚书注》。后来以事无验证，被赦放回家。建和三年，桓帝下诏以安车配备礼物聘请张楷，张楷以病重推辞不行。年70岁，死于家中。

## 贾逵确立《左传》学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sup>①</sup>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塗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sup>②</sup>。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倜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sup>③</sup>，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孙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sup>④</sup>。《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麒麟百数，嘉瑞杂递。

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竅<sup>⑤</sup>。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sup>⑥</sup>，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sup>⑦</sup>。”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迁逵为卫士令<sup>⑧</sup>。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sup>⑨</sup>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愍惜<sup>⑩</sup>，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后汉书·贾逵传》）

### 【注释】

①扶风平陵：扶风，郡名，治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平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境内。

②五家《谷梁》之说：指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王彦等五家研究《春秋谷梁传》的学说。

③《解诂》五十一篇：即《左氏解诂》30篇、《国语解诂》21篇。④火德：古人推崇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尧是以火德为王。⑤虗（hé）：实。⑥无人事于外：在外与别人无交往。⑦“屡空”句：商周时，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之子。周灭商，伯夷、叔齐隐居于首阳山，不食周粟，最后饿死。⑧卫士令：官名。掌南、北宫，秩比600石。⑨千乘王国：章帝之子刘伉，封为千乘王。千乘王国即指其封国。⑩愍惜：怜悯。

### 【译文】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担任过梁王刘揖的老师。曾祖父贾光，担任过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从洛阳迁至平陵。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还学习《国语》、《周官》，又向徐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能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尽管是古学，可兼通五家《谷梁》的学说。从儿童时起，就常在太学，不了解世上的事务。身高8尺2，一些儒生取笑他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可对人间交往生活等事不了解，喜欢问这问那。他性格和乐平易，极聪明，喜思考，卓异于众而有大节。尤其对《左氏传》、《国语》有研究，写了这两部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皇帝。显宗极为重视，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中。

.....

肃宗继位，推崇儒家学术，尤其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贾逵进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他赞赏贾逵的讲法，要贾逵发挥《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贾逵因此逐条奏明道：

“臣谨挑选出《左氏》特别著名的三十件事，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父为子纲的正理。其余十之七八与《公羊》相同，有的文字简略，小有差异，无伤大体。至如写到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人，《左氏》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公羊》多认为是通权达变，这就相差极远，世人冤抑《左传》太久，而莫肯分清是非。

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左氏传》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采纳了臣的话，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藏在秘馆。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立《左氏传》，可他不先摆出大义，而轻易地交给太常，自认为理由充足，足以挫败那些儒生。可儒生们内心不服，联合起来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所以出任刘歆为河内太守。从此大家攻击《左氏传》，成了众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独特的见地，兴立《左氏》、《谷梁》两家，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先之学，因此半途而废了。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要害在于安上理民。《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臣子，这是强干弱枝，劝善戒恶，道理甚为明白切当，直接顺达。而且三代时不同事物，随时有所增减，因此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采取各家之长。例如《易经》有了施雠、孟喜两家，又立梁丘贺氏；《尚书》有了欧阳和伯一家，又有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两家。如今三传各不相同，也是这个道理。又《五经》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而《左氏》独有明文能够说明。《五经》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但《左氏》却认为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倘若尧不得火德，那么汉就不得为赤德。它所发明的见解，很能说明一些道理。

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建大圣的根本，更改年号，修正历法；为万代做出典范，所以，麟凤百数呈祥，好兆头屡次出现，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钻研《六艺》，对细微之处，也无不审理核实。倘若再留心一些废学，增广一些见闻，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

书奏上去，皇帝特别嘉奖，赏赐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学派的严、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传》作教材，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

贾逵的母亲时常有病，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由于校书例多，特地拿出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再穷困就会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

贾逵多次给皇帝讲《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诂训相呼应，皇帝下诏书命他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皇帝觉得很好。又叫他写《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作卫士令。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肃宗）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左传》、《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都非常向往和羡慕。

.....

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万字，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十分崇拜他。后代称他为通儒。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当世对此有些讥讽，因此没有做成大官。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死去，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他，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

## 汉明帝尊师

桓宋字春卿，沛郡龙亢<sup>①</sup>人也。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sup>②</sup>，常客佣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阙家园。至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时显宗始立为太子，选求明经，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曰：“事沛国桓荣。”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

.....

.....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而以荣为少傅，赐以輶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荣以太子经学成毕，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淑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斯诚国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师道已尽，皆在太子，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太子报书曰：“庄以童蒙，学道九载，而典训不明，无所晓识。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去家慕乡，求谢师门。今蒙下列，不敢有辞，愿君慎疾加餐，重爱玉体。”

.....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荣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sup>①</sup>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荣为五更<sup>②</sup>。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扶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塋于首山之阳<sup>③</sup>。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

(《后汉书·桓荣传》)

### 【注释】

①沛郡龙亢：沛郡，汉置，治相县。后汉为沛国。在今安徽宿县西北。龙亢，县名，故城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北。②贫窭(jù)无资：贫穷没有资产。③东平王苍：即东平王刘苍，是明帝刘庄的哥哥。④五更：古代乡官名。用来安置年老退休的官员。⑤首山之阳：首山，即首阳山的省称。阳，山的南面。

### 【译文】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少年时在长安学习《欧阳尚书》，拜九江人朱普为师，家境贫穷，常

靠给人佣工养活自己。精力不倦，十五年没有回家探视，到王莽篡位时才回去。巧逢老师朱普去世，桓荣到九江奔丧，自己负土替老师筑坟，因此留下来教学，徒众达几百人。王莽败亡，天下大乱，桓荣抢着经书与学生一道逃到山谷之中，尽管常饥饿但讲经论卷不止。后来又在江淮一带教学。

建武十九年，桓荣六十多岁了，才被授职大司徒府。当时显宗刚立为太子，选求明经，于是提升桓荣的学生豫章人何汤做虎贲中郎将，用《尚书》教太子。世祖从容问何汤的本师是谁，何汤答道：“沛国桓荣。”皇帝即诏桓荣，命令他讲解《尚书》，认为很好，便拜桓荣为议郎，赐钱十万，让他入宫教太子。

.....

建武二十八年，朝中大会百官，皇上诏问谁可做太子的师傅，群臣体察皇上本意，都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原鹿侯阴识足以担任，博士张佚正色道：“今皇上立太子，是为阴氏呢，还是为天下？倘若为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倘若为天下，就应该用天下的贤才。”皇帝觉得讲得好，说道：“想设师傅，是为了辅佐太子。如今博士不顾忌纠正我的过失，何况太子呢？”因此拜张佚为太子太傅，而以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桓荣大会诸生，陈列出车马、印绶道：“今日蒙皇上所赐，是得力于稽考古书啊，可不勉励吗？”桓荣认为太子经学已学好，上疏辞谢道：“臣有幸得侍奉帷幄，讲经几年，可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之一。如今皇太子凭着聪颖的资质，通经明义，观览古今，没有哪位太子能专精博学像这样的。这真是国家的福佑，天下的幸运。臣师道已尽，所学都已在太子，谨通过掾臣汜再拜回家。”太子复信道：“刘庄以童蒙，学道九年，无所晓识。《五经》广大，圣言幽远，不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岂能精通得了！何况不才如我，不敢承教诲。从前的先师感谢弟子的有人了，上则通达经书意旨，弄明章句后请弟子东归，下则离家日久思乡，求谢师门而归。如今我蒙受下列，不敢有辞，愿您预防疾病，多多加餐，重爱玉体。”

显宗即位，尊桓荣以师礼，桓荣极受亲近和尊重，拜桓荣二子为郎。桓荣年过八十，自以衰老，多次上书请求退休，每次都加赏赐。皇帝曾经坐车到桓荣府第，叫桓荣坐东面，设几杖，集合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以下和桓荣的学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开口就说：“大师在这里。”礼毕，把太官供具全部赐给桓荣家。其恩礼桓荣竟达如此。

永平二年，三雍初建成，拜桓荣为五更养老。每次举行大射养老礼毕，皇帝就引桓荣和弟子升堂，执经书自己在下讲说。因此封桓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桓荣每次生病，皇上就派使者慰问，太官、太医于路络绎不绝。后来病重，桓荣上疏谢恩，让还爵土。皇上亲自到他家问安，入街下车，捧着经书上前，抚摸着桓荣，流着眼泪，赐给他床褥、帷帐、刀剑、衣被，好久才走开。从此诸侯将军大夫问疾的，不敢再乘车到门口，都拜倒在床下。桓荣死后，皇帝亲自变换服色，临丧送葬，赐给墓地在首阳山之南。封桓荣哥哥的两个儿子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许多做到了公卿。

## 郑玄专心学问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sup>①</sup>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sup>②</sup>。玄少为乡啬夫<sup>③</sup>，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sup>④</sup>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sup>⑤</sup>，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sup>⑥</sup>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选者五十多生。融素骄贵，率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

业弟子传授于玄。玄口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sup>①</sup>，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碱《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予，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sup>②</sup>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sup>③</sup>。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sup>④</sup>，越有‘君子军’<sup>⑤</sup>，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sup>⑥</sup>，矧<sup>⑦</sup>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sup>⑧</sup>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兗、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执，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立罔从。……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塋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sup>⑨</sup>，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后汉书·郑玄传》）

## 【注释】

①北海高密：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高密，县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②尚书仆射：官名。③乡啬夫：乡里主管诉讼和收赋税的小官。④太学：国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⑤第五元先：人名。第五为姓。⑥山东：太行山以东。⑦东莱：郡名。在今山东黄县东南。⑧辟：征召。⑨履履造门：拖着鞋子登门拜访。形容拜访贤人急切的心情和样子。⑩“士乡”：春秋时管仲为齐桓公相同，将齐国分为21乡，其中六乡居住工商业者，15乡居住有名望和才干的“士”。⑪“君子军”：春秋时越王勾践将军队分为左右军和中军，以自己的卫戍部队和有志行的“君子”为中军。故名。⑫“昔东海”句：汉昭帝时，东海人于公为县狱吏，判断公平，郡里为他立生祠，称之为“于公祠”。于公家门小了，还有人说要修得高大一些。⑬矧（shěn）：况且。⑭厮役：贱役。⑮异端：刁钻古怪的问题。

## 【译文】

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人。他的第八代祖先郑崇，汉哀帝时任尚书仆射。郑玄年少时做乡下掌管诉讼和收赋税的小吏，每逢休假回家，总要到学校读书，不乐意做小吏。他的父亲屡次因此发怒，也不能制止他。因此他到京城太学里学习，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师，才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由于山东无人可以质疑问难的，因此他西行入关，经涿郡人卢植的介绍，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有学生四百多人，登堂入室得到马融亲自教导的只有五十多人。马融秉性骄贵，郑玄在他的门下，三年也没有见过他。马融只是派遣他的高足弟子来辅导郑玄。郑玄日夜攻读，从不懈怠。一天，马融召集他的学生研讨图纬，闻说郑玄精通算学，便在楼上召见了他。郑玄趁此机会向马融询问许多疑难之处，问完就告辞回家。马融极有感慨地对他的学生道：“郑生如今离我而去，我的学说便会向东传播了。”

郑玄自从外出游学，十多年才回到故里。他家里贫穷，到东莱为人耕种。跟随他学习的学生已有成百上千人了。党锢之祸发生时，郑玄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都被禁锢。因此他埋头研习经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喜爱《公羊》学说，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就写了驳正《墨守》、《膏肓》和《废疾》的文章。何休见到了，感叹道：“郑康成走进我的房间，拿起我的戈矛，来讨伐我啊！”当初，东汉初年，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说，后来马融回答北地太守刘瓌和郑玄回答何休，由于义理考据，博达精深，从此古文经学才昌明起来。

汉灵帝末年，党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到郑玄的名声，便征召他。州郡官吏因何进是有权势的亲戚，不敢违背他的意愿，胁迫郑玄，郑玄只得前往京师。何进为他设置了几案手杖，礼遇十分优厚。郑玄没有接受朝服，而是戴着头巾以儒者服饰见何进。住了一个晚上，便逃走了。这时郑玄年已六十，他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如河内人赵商等，计有几千人。后将军袁隗上表推荐他为侍中，他以父丧为由没有到任。国相孔融十分尊敬郑玄，履履登门求见。指示高密县令为他特别设立一个乡，说：“从前齐国设置过‘士乡’，越国设有‘君子军’，都是优礼对待贤人的意思。郑玄君好学，具有崇高的德性。过去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前汉的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才德隐伏不露。世人敬重他们的清高，都称他们为‘公’。这样看来，所谓‘公’，就是具有仁德的人的正当名号。不必做太尉、司徒、司空的大夫才称为‘公’。如今郑玄君这个乡应该取名为‘郑公乡’。以前东海于公只有一个公平断狱的品德，还有人告诫乡人把他的门修得高大一些。何况郑玄有如此的美德，怎能没有行走驷马高车的道路！应该扩大郑玄里巷的大门，加宽他门前的道路，让它能通过高盖大车。这可命名为‘通德门’。”

董卓迁都到长安，公卿推荐郑玄为赵相，由于道路阻隔未能赴任。这时黄巾军进攻青州地区，郑玄就到徐州避难。徐州牧陶谦用师友之礼接待他。建安元年，郑玄从徐州回到高密，路上遇到数万黄巾军。黄巾军见了郑玄都下拜，大家相约不得进入高密县境。后来，郑玄患了一次重病，唯恐自己不久于人世，写信告诫他的儿子郑益恩说：“我们家过去非常贫困，我的好学得不到父母和诸弟的宽容，我辞掉了像贱役一样小吏的差使，到周、秦等地游学，往来于幽、并、兖、豫等州，能够觐见那些在位的博通古今的大师，和隐居的著名学者。最使我得意的是这些通儒接受了我的请教，对我有所传授。因此，我广泛查考《六艺》，浏览传记，还不时阅读珍秘的图书，窥见图谶的奥秘。过了四十岁，才回家供养父母，租田耕种以欢度时日。遇到宦官独揽权力，我被党人牵连而遭禁锢，过了十四年才获赦免。后来数次被推举为贤良、方正、有道等多种人才，征召到大将军和三司府。两次被朝廷公车征召，和我同列征召名牒的其他人，有的早已做了宰相。想到那几位具有美德高才的人，他们能够胜任大臣的职责，所以应当任用。我估量自己没有才能担任这类职务，只想阐述先圣孔子儒家学说的本意，统一各家歧异之义，也希望竭尽自己的才智，因此接到征召而没有应命。……可叹你独自一人，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依靠。你一定要奋勉努力，追求君子的修养，钻研不懈。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态度仪表，亲近那些有德行的人。显赫的声誉是由同事、朋友促成的，德行是靠自己的志向建立的。倘若得到了好名声，亦可光耀父母。这些，岂可不深思吗？岂可不深思吗？我尽管没有高官的显赫，但有让爵的清高，以评论整理经典的事业自乐，希望不会落得后人的讥笑。最后，我的心不能平静的，是死去的双亲坟墓没有修成，所喜爱的群书大都腐烂，不能于讲学习礼的场所写成定稿，传给应该传授的人。我就像西下的太阳，将近迟暮，还能完成这些事业吗？我们家比过去稍好一些了。只要勤奋努力，爱惜光阴，就不怕缺衣少食。粗茶淡饭，简朴衣裳，倘若能在这两方面加以节制，就算让我没有什么遗憾了。倘若忘记了我这些话，体会不到我的一片苦心，那就算了吧。”

这时，大将军袁绍在冀州统领大军，派使者邀请郑玄，大会宾客。郑玄最后到达，袁绍把他延入上座。郑玄身高八尺，能饮酒一斛，眉清目秀，容貌仪表温和伟岸。袁绍的宾客大都是俊秀豪杰，有才气，善辩论，看到郑玄是个儒者，认为他并不是什么通博的人。因此大家争相设想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各家学派的观点纷杂提出。郑玄针对所问答辩应对，内容都超出了提问的范围。大家都获得了闻所未闻的知识，没有人不叹服敬佩郑玄的。……袁绍因此荐举郑玄为茂才，上表推荐他为左中郎将。郑玄都没有就任。朝廷征召他为大司农，给了他一辆车，并规定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主管官员都要迎送。郑玄竟以有病请求还家。

## 严子陵归隐富春山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sup>①</sup>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sup>②</sup>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席，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sup>③</sup>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sup>④</sup>。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sup>⑦</sup>，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sup>⑧</sup>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后汉书·逸民列传》)

### 【注释】

①会稽：郡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②餘姚：县名。③物色：形貌。④反：同“返”，返回。⑤君房：侯霸的字。⑥巢父洗耳：巢父，古隐士，以树为巢居之，故名。尧让天下，不受。洗耳，实乃当时另一隐士许由所为。尧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想闻，洗耳于颍水之滨。⑦富春山：在浙江桐庐县西。⑧终：死亡。

### 【译文】

严光字子陵，又名遵，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就享有清高的名声，与光武一同学习。光武做了皇帝后，严光就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念及他的才能，就派人拿着他的图像四处寻找。后来齐国人报告：“有一个男子，身披羊裘在泽中钓鱼。”光武帝疑是严光，就备了安车玄纁，派使者去请他。请了三次才把严光接到京师，让他住在北军的军营里，送给床褥，由太官早晚送饭。

司徒侯霸和严光是老朋友，派人送信给严光。送信人顺便对严光说：“侯公听见先生到了，本想立即来看您，迫于公务在身，因此没有来。希望您在黄昏时到他那里去谈谈。”严光不答话，把纸笔丢给来人，口授说道：“君房足下：做了三公，很好。怀着善心，辅以道义，天下人就会高兴；阿谀奉承，唯命是从，就会遭杀身之祸。”侯霸看了信，密封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道：“真是狂奴的老样子啊！”当天就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躺着不起来，光武帝走到床边，摸着他的肚子说道：“唉呀！子陵，就不能帮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还是睡着不吱声，过了许久，才睁开眼睛盯着光武帝，说道：“古时唐尧很有德行，想把帝位让给巢父，巢父听完洗了自己的耳朵。天下士人各有志向，何必强迫人家！”光武帝又说：“子陵，我竟不能使你屈就吗？”因此坐上车子叹息着走了。

光武帝又叫人引严光入殿，两人相对谈论故旧，谈了几天。光武帝从容问严光说：“我比以往如何？”严光回答说：“陛下比过去稍胖了一点。”因此一起睡觉，严光把脚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报告，天上有客星侵犯帝座，情况十分紧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老朋友严子陵一同睡觉哩！”

光武帝拜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不任。于是在富春江种田。后人把严光钓鱼的地方叫作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又特地派人去请严光，严光没有来。严光活到八十岁，死在家里。

## 冯飚不弃亡者

冯飚字孝孙，南阳<sup>①</sup>湖阳<sup>②</sup>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sup>③</sup>，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

王莽末，四方溃畔<sup>④</sup>，飚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sup>⑤</sup>。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sup>⑥</sup>阳飚，飚将季欲还其营，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飚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亲戚，士穷相归，

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鮑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慚不敢复言。鮑自此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

（《后汉书·冯鮑传》）

### 【注释】

①南阳：南阳郡，在今河南南阳市。②湖阳：县名，在今河南泌阳县南80里。③冯城：地名。④畔：通“叛”。⑤所归：所归附的真主。⑥之：逃奔。

### 【译文】

冯鮑字孝孙，南阳郡湖阳县人。其先祖是春秋时魏国宗族分支，由于在冯城为生，故以冯为姓氏。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中大姓。

王莽末年，四方崩溃反叛，冯鮑就聚集宾客，招揽豪杰，作营垒，以待明主。这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起兵，因以往与同县申屠季有仇，因此就杀了他的兄长，计划诛灭申屠季家族。申屠季逃靠冯鮑，冯鮑带领申屠季欲还营，路上遇到虞都尉堂弟虞长卿来，打算捉拿申屠季。冯鮑喝叱虞长卿道：“我与申屠季虽平时没有交往，他穷途无路来投靠我，要当以死任之，你有什么要说？”因此与他同回。申屠季谢道：“蒙您恩德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统统献给你。”冯鮑变色生气说：“我老亲幼弟都在贼城中，今日与你相交，尚且无所顾及，还讲什么财物呢？”申屠季惭愧不敢再说了。冯鮑自此为县邑所敬重信任，因此能据营自固。

## 郭伋不失信于儿童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时以任侠闻，父梵，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间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更始素闻伋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

……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伋前在并州，素结恩德，及后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设几杖之礼，朝夕与参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伋以老病上书乞骸骨<sup>⑩</sup>。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明年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吊，赐冢茔地。

(《后汉书·郭伋传》)

### 【注释】

①扶风：即汉右扶风，郡名，在今陕西咸阳县东。②茂陵：汉武帝陵墓所在地。宣帝时始为县，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③大尹：王莽时改太守为大尹。④更始：刘玄称帝后所使用的年号。后用以代指刘玄。⑤三辅：汉代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在今陕西省中部地区。⑥世祖：即光武帝刘秀。⑦“省朔方”句：朔方，郡名，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域。并州，治太原，辖今山西及陕西延安、榆林等地。⑧卢芳：字君期。王莽末诈称汉武帝曾孙刘伯始，起兵据安定，自称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为汉帝。光武即位后十余年，逃入匈奴，死匈奴中。⑨简：选择。⑩行部：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⑪西河：即榆林河。流经陕西榆林县。⑫美稷：县名，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⑬曹：草。⑭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⑮徵：警戒；戒备。⑯乞骸骨：古代官吏自请退职，意谓使骸骨得归葬故乡。

### 【译文】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高祖父郭解，武帝时以任侠举世闻名。父郭梵，为蜀郡太守。郭伋少年时就有志行，哀帝平帝时征召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辅地区连年被兵侵犯，百姓震动惊惧，强宗大姓，各拥部众保营，不肯率先归附。更始素闻郭伋之名，征拜为左冯翊，使镇守抚慰百姓。世祖即位，拜郭伋为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郭伋多次献忠谏争。

.....

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光武帝以卢芳据北土，就调郭伋为并州牧。郭伋过京师谢恩，光武帝立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一起宴语终日，赏赐郭伋车马衣服什物。郭伋因而说选补众职，当选拔天下贤能俊杰，不宜专用南阳人。光武帝吸收了他的主张。郭伋以前在并州，素来重有恩德，等到后来入并州境界，所到邑县，老幼相携，逢迎于道路。郭伋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民众疾苦，聘求德高望重的雄俊之士，设置几杖之礼，让耆老朝夕参与政事。

郭伋初次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到西河美稷地区，有儿童数百人，各骑竹马，在路上依次迎拜。郭伋问：“小朋友们为何自远而来？”儿童们回答道：“听说使君到，高兴异常，因此特来奉迎哩。”郭伋辞谢。事情完毕之后，儿童们又送他到城郭之外，问：“使君哪天当回来？”郭伋问别驾从事，让他计算日期告诉儿童们。巡视回来，先期一日到达，郭伋由于违信于儿童们，就停车野亭，等到约定日期才入城。

这时朝廷官吏更多荐举郭伋，说他可任大司空职位。光武帝以并州边境尚有卢芳为患，且匈奴未安，想让郭伋久居并州，因此不召他。郭伋知卢芳是惯贼，无法一时制服，就派人经常严守烽火，随时侦察，悬赏明示，以结寇心。卢芳部将隋昱，于是谋划胁迫卢芳向郭伋投降，卢芳逃亡到匈奴去了。

郭伋以年老多病上书求退职。建武二十二年征召为太中大夫，赐住宅一区，以及帷帐钱谷等，以充其家，郭伋就分散给宗亲九族，自己无所遗余。第二年去世，时年86岁。光武帝亲自临吊，赐给冢茔地。

## 马援不做守财奴

马援字文渊，扶风<sup>①</sup>茂陵<sup>②</sup>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sup>③</sup>，子孙因以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sup>④</sup>。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sup>⑤</sup>。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sup>⑥</sup>，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sup>⑦</sup>，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sup>⑧</sup>，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sup>⑨</sup>，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sup>⑩</sup>，身衣羊裘皮绔。

（《后汉书·马援传》）

### 【注释】

①扶风：即汉右扶风，郡名，在今陕西咸阳县东。②茂陵：汉武帝陵墓所在地。宣帝时始为县，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③马服君：战国时，赵惠文王以赵奢有功，赏赐给他的爵号。④再世不显：祖父、父亲不得任朝廷要官。⑤二千石：此指太守。⑥《齐诗》：齐国人辕固生所传的《诗经》，称《齐诗》，今多已散佚不存。⑦朴：大木材。⑧片(jí)年：一年。⑨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主管军事。司命府即司命衙门。⑩“乃尽散”句：班，分发。昆弟，兄弟。

### 【译文】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他的先祖赵奢为赵将，爵号马服君，子孙因以为姓氏。武帝时，以吏两千石自邯郸迁到茂陵。曾祖父马通，以功封为重合侯，因兄长马何罗谋反遭连累被杀，因此马援的祖父及父辈不得为显官。马援的三个哥哥马况、马余、马员都有才能，王莽时都任太守。

马援十二岁时就成了孤儿，年少志大，几个哥哥觉得奇怪。曾教他学《齐诗》，可马援心志不能拘守于章句之间，就辞别兄长马况，想到边郡去耕作放牧。马况说：“你有大才，当晚些时候才有成就。好的工匠不告诉人以大木材，暂且听从你所喜爱。”巧逢马况去世，马援身着丧服一年，不离开墓所；敬事寡嫂，不结好发戴好帽子就不进庐舍。后来做了郡的督邮，解送囚犯到司命府，囚犯有重罪，马援可怜他把他放了，就逃亡北地。赦免后，就留下牧畜，宾客们多归附于他，因此拥有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之间，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当在穷困时更加坚定，年老时更加壮烈。”因地制宜，从事耕作放牧，致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又叹道：“凡是从农牧商业中所获得的财产，贵在能施赈救济别人，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罢了！”因此将财产尽分散给了哥哥和故旧好友。身上穿着羊裘皮裤过日子。

# 传世故事

## 汉章帝革除酷刑

汉章帝刘炟（dá）是明帝的第五子，少年时就性格宽容，喜欢儒术，明帝很器重他。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死去，十九岁的刘炟继承了帝位。章帝即位之初，大赦天下，并且接连下诏实施宽缓的政策：对鳏、寡、孤、独、病、贫等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者，每人发粮三斛；对逃荒在外又想返回故里的流民，各郡县要创造条件令其还乡；鉴于连年耕牛瘟病、耕地减少、粮价昂贵、流民增多，地方官吏应劝勉民众不违农时，尽力农桑；各级官员要谨慎举荐人才，斥退贪婪奸猾之辈，处理冤狱。

光武帝和汉明帝强调稼穑乃民众之本及“不伤财，不害人”的思想对章帝很有影响，因此他才试图采用各种手段使百姓去末归本。然而，当时的朝官郡吏，尤其是贵戚近亲，大都骄奢无度，淫逸放纵，严重干扰了法治。而有关部门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法不依，未肯察办。于是，章帝又下诏令，各种科条制度应该施行的，司法官员必须照办；而且先从三公开始，自上而下地纠察作奸犯科的行为，并由京师推向地方。

然而，官吏在执法过程中，大都参照汉明帝永平年间的惯例，刑法严苛，断案偏重，所以经常出现偏差。因而，章帝又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下诏道：“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如今官吏中多有不良之徒，专门根据自己的喜怒好恶断案执法。有的人本来无辜，却也受到胁迫，甚致被逼自杀。而且一年之中，抓人治罪太多，违背了为人父母官之意。有关部门应予议论纠正。”尚书陈宠也发现这个问题，他认为章帝刚刚即位，应当修改前朝苛刻的法律条文，于是上疏道：“臣听说先王治政，赏不过分，刑不滥用。如果不得已，宁可过分赏而不滥用刑。因此，唐尧作《舜典》说：‘过误有害，应当宽缓。’周公作《立政》说：‘断案勿错，免生冤狱。’伯夷制订法律说：“谨慎地施用五刑，以成就三德。”就此而言，圣贤治政最重要的是依靠刑罚。从前断案严明，是以法律的权威惩治奸邪；奸邪平定以后，定当济之以宽。陛下即位，即按照这一道理屡次诏命群臣，提倡宽缓温和。然而，司法部门的官员却未能完全遵从陛下的旨意，他们用刑执法，还是严厉苛刻。断案的人急于使用酷刑，执法的人忙于编造狱词，有的还假公行私，作威作福。治理政事如同弹奏琴瑟一般，大弦急促则小弦绝响。所以，子贡才非难臧孙的酷法，而称赞郑乔的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而今圣德充塞天地，应当推崇先王之道，扫除烦琐苛刻之法。轻于刑罚，以拯救民众；广施至德，以敬天帝之心。”章帝读后，采纳了陈宠的意见，每当处理政事时，都务求宽缓仁厚。并且，章帝还命令司法部门废除了残酷的刑罚以及以文词罗织罪名的条款五十多条，把此事明确地记入了法令之中。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等）

## 吕布反复无常被杀

吕布，字奉先，汉末人。起初为骑都尉丁原的主簿，丁原待他亲如父子。汉灵帝死后，丁原接受大将军何进的召请，率兵前往洛阳，出任执金吾，吕布也随侍左右。

那时，董卓为篡汉正在努力扩充实力，他见吕布骁勇善战，就设计收买吕布。吕布利欲熏心，杀死丁原，率丁原的兵众投靠了董卓。董卓任命吕布为骑都尉，认他为义子，待他如心腹。不久，董卓又升他为中郎将，封都亭侯，日常出入总是让他随身侍卫。后来，吕布曾因小过失触怒了董卓，董卓拔戟投将过去，差点儿要了吕布的命。吕布赶紧恭恭敬敬地道歉，董卓这才消气。二人表面上和好如初，吕布内心却已对董卓产生了怨恨。以后吕布又同董卓的侍妾发生了暧昧关系，他惟恐漏出马脚，常觉不安。正巧司徒王允阴谋除掉董卓，他就暗中拉拢吕布，让吕布作内应。吕布见王允劝他杀掉义父，有些为难，王允便劝道：“您姓吕，他姓董，本来就不不是骨肉至亲。您现在担惊受怕，惟恐被杀，您与他像父子关系吗？而且，他掷戟刺杀您时，还有父子之情吗？”于是，吕布又转而投靠王允，刺杀了董卓。王允任他为奋威将军，封温侯。

董卓虽死，他的部下李傕（jué）却不肯善罢甘休。吕布与其对阵不敌，便率百余名骑兵奔南阳投靠袁术。袁术本来待他不错，他自以为杀董卓有功，纵容部下任意抢掠。袁术感到这种人是个麻烦。吕布发现袁术的不快，便又领兵离开了袁术。以后，他忽投张杨，忽投袁绍，几经辗转，总算被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等迎为衮州牧，在濮阳落下脚来。然而，曹操听说后，即率大军攻打吕布。经过两年多时间，曹操终于破吕布于巨野，吕布只好投奔刘备。

刘备其时管领徐州，驻兵下邳。他没想到投靠自己的吕布却又听从袁术的计策，率兵偷袭他，弄得他妻子儿子被俘，自己逃往海西。刘备在海西人困马乏，粮草断绝，只好投降吕布。吕布恨袁术答应给他粮食却不送来，就派车马迎回刘备，让他当豫州刺史，屯兵小沛。当袁术遣大将纪灵率兵三万攻打刘备时，吕布又引兵前去援救刘备，并辕门射戟，使袁刘两家罢兵。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又和袁术联手，派大将高顺进攻屯驻小沛的刘备，刘备城破败走。曹操让夏侯惇（dūn）援助刘备，也为高顺击败，于是曹操亲率大军攻伐吕布。兵临下邳城下时，曹操派人送信给吕布，陈述利害关系，劝其投降。吕布想投降，但被陈宫劝阻了，可他又不听陈宫的破曹之计。他暗中派人求救于袁术，袁术没法增援，他只好困守孤城。

曹操见吕布不降，便围着下邳城挖沟，引沂、泗二水灌城。城中的吕军军心涣散，上下离德。吕布的部将侯成不满于吕布的苛责，与几个将领一起擒下陈宫、高顺，率众投降了曹操；吕布与几个部下登上下邳城南门的白门楼。曹兵将白门楼团团围住，吕布只好投降。

曹操、刘备等人坐定白门楼，吩咐人带上吕布。吕布见过曹操，说道：“从今以后，天下可以平定了。”曹操回答：“为什么？”吕布道：“方今之世，您最担心的不过是我吕

布，而我已经投降。如果让我统领骑兵，而您统领步兵，那么平定天下岂不易如反掌！”曹操听了，有些心动。吕布又回过头来，对刘备说道：“玄德，现在您为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把我捆得这么紧，您难道就不为我说句话讲个情吗？”曹操笑道：“捆绑老虎，岂能不捆得紧一些。”说罢，叫人给吕布松一松。刘备在旁连忙制止道：“不行。您忘了吕布是如何对待丁原、董卓的吗？”曹操听了，同意地点了点头。吕布气得盯着刘备道：“你这个大耳朵小儿最不值得信赖！”于是，曹操让人绞死了反覆无常的吕布。

（《后汉书·吕布传》）

## 曹孟德借刀杀人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才思敏捷，长于辩术，但为人尚气刚傲，清高反俗。建安初年，他来到许都。当时许都新建不久，名人贤士都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有的人见祢衡刚到京师，便问他：“你何不追随陈长文、司马伯达呢？”祢衡轻蔑地答道：“我怎么能追随屠夫酒保！”别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怎么样？”祢衡又不屑一顾地说：“荀文若，可以借他的面孔去吊丧；赵稚长，可以叫他管管厨房招待客人。”整个许都城内，他能看得上眼的只有孔融和杨修两个人。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不足数也。”

孔融虽然比祢衡年长许多，但对他的人品才干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使这位知己“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霓”，孔融几次在曹操面前称扬他“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警闻，不忘于心”，夸赞他“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甚至说他是“帝室皇居”的“必蓄非常之宝”。曹操本来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听孔融这样一说，便急于见到祢衡。但祢衡向来瞧不起曹操，他自称有“狂病”，不肯前去拜谒，并且有不敬之词。

曹操见祢衡如此态度，就怀恨在心。不过因为祢衡名气颇响，曹操还不想杀他，只打算找个机会羞辱他一下。祢衡精通音乐，善于击鼓，曹操便在一次宴会上叫他充当鼓师，而且要穿上特制的表演服装。轮到祢衡演奏时，他奏了一曲“渔阳参挝”，只见他踏地前行，容态非常，击响的鼓声悲壮，听者莫不慷慨。待到他行近曹操时，堂上官吏喝令他换上鼓师服装。他于是脱了个一丝不挂，当众裸身而立，然后慢腾腾地换上鼓师的衣冠，又奏了一曲，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离席而去。曹操苦笑着说道：“原打算羞辱祢衡，反倒叫他羞辱了我。”

事后孔融责备祢衡道：“你是位大雅君子，怎么能这么干呢？”接着又向他讲述了曹操渴慕其才的心意，他便答应了面谒曹操道歉。孔融又去见曹操，说祢衡上次犯了狂病，现在恳求亲自登门谢罪。曹操听后大喜，连忙吩咐把门的有客登门要马上通报，而且对待客人要极为热情。

祢衡如约前往曹操驻地。他身着布单衣，头戴粗布巾，手持三尺大杖，来到曹操大营门前，往地上一坐，一边以大杖捶地，一边破口大骂起来。把门的连忙向曹操通报，说外面有个狂生，坐在营门口，出言大逆不道，可否把他抓起来治罪。曹操没想到祢衡